

俄侨在中国



俄侨在中国

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 编

张健荣 译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于 1994 年 5 月成立，是一个非营利性法人机构。十五年来，从借款 20 万起家，到累计募集基金 40 亿，开展了近百个助学、助医、助困项目，总共出资 26 亿余元，使 160 余万困难市民直接受益。

这样的成绩与各级党政领导、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是分不开的。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一贯遵循的是：

办会方针：依靠社会办慈善、办好慈善为社会。

办会宗旨：安老、扶幼、助学、济困。

救助指导思想：党和政府最关心、困难群众最需要。

倡导慈善新理念：快乐慈善、娱乐慈善、消费慈善。

慈善活动：义演、义赛、义拍、义卖、义诊、义运。

慈善品牌：蓝天下的至爱，点亮心愿、姐妹情、手拉手结对助学、国际友人捐资助学、阳光下展翅、共享阳光！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

目 录

序言	维·沙龙诺娃 (1)
俄侨在中国	弗·米亚斯尼科夫 (2)
	维·沙龙诺娃
在华俄侨历史图片选	(31)
俄侨画家的中国情 ——基奇京夫妇生平创作研究.....	塔·列别捷娃 (60)
基奇京夫妇生前部分照片.....	(106)
米·基奇京作品选	(114)
薇·库兹涅佐娃作品选	(122)

序 言

亲爱的读者！

眼前所呈现的是一本由俄罗斯历史学家共同撰写的新作。它讲述了上世纪上半叶在华俄国侨民的一段生活历史。俄中两国友谊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危难时分我们始终互相帮助，幸福时刻彼此同享胜利与欢乐。中国人民十分熟悉苏联人民，但历史上还有那么一部分俄罗斯人，对他们来说，中国就是其第二故乡。

这些人就是“白俄”侨民，他们因无法接受伟大的十月革命而被迫离开了祖国。过去苏联时期这一话题是绝对禁止的。但真相是包不住的。历史会洗去不明的污点。

这些人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是一批受过很好教育的侨民，十分愿意与当地中国朋友愉快交流与共享知识。在中国各大城市如今还保留着当初“白俄”所建造的许多俄式建筑，原先的一些音乐学校、外语学院和剧院一直沿袭至今。俄国侨民都是一心一意地向华人传授其所掌握的一切。其中有些就是本书中的主人公。据说，当年曾是基奇京画家夫妇的一些学生至今在中国还健在。

看过本书，您对自己祖国和当年曾生活在此的俄国侨民会有许多有趣而新的了解。请理解他们。我们才能变得更为亲近。

幸福与和平属于您的家园。

维克多利亞·沙龙诺娃

2009年9月21日

俄侨在中国

[俄] 弗·斯·米亚斯尼科夫 维·盖·沙龙诺娃 著

有时候我会想，
只要揭开这一饱含辛酸的史册 ——
《俄侨在中国》，
仿佛回到了一百年前的岁月，
远方的少年正沉浸在
对流亡者悲伤命运的思索中……
阿尔谢尼·涅斯梅洛夫

旅居中国的俄侨向世界奉献了许多诗人。辛酸苦涩的侨居生活，对故乡、往事、失落的怀念，对中国环境的被迫适应，对日本人统占区的不从，这一切在中国由此而形成了独特的俄罗斯诗歌宝库。这些诗歌至今还是那么生动，就像一根线，牢固地牵连着所有从俄罗斯来到中国的人们，去寻访和了解俄侨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诗歌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正是由于文化成为了连接俄罗斯人的牢固而生动的纽带，即使历史流逝了百年，岁月交替了几代。那些在国内战争年代被迫背井离乡的人们，那些自愿离家来华的人们，那些我们并非熟悉的人们，这些人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生活对我们来说是那么陌生而富有意义，而今其帷幕终于被徐徐拉开了。

最早来华的俄国侨民是来自沙俄时期遥远边疆的一批忠君报国的臣民。北京，这里聚集的首先是俄国传教士团的神职人员。哈尔滨，则是一批中东铁路的工程师和建设者。旅顺港和远东，大多数是士兵和海员。上海、广州、海口，这里集中了俄国各类商人和贸易商。此外，在中国这些城市和其他各地还设有俄国官方外交代表处，这些机构主要是为当地俄国人、俄国办事处代表提供各种帮助，同时收集有关所在国政治方面的信息。这里同时还设有邮局、银行和商务机构等等。

这批人通常是以各种公务名义来华的，在这里居住已不下十年。他们代表着俄国的各种利益。其中有许多人是社会贤达人士，精通中文和其他外文，社会地位高，拥有舒适的住宅，过着富足的生活。他们生活安逸，充满自信，因为他们当时的人生道路以及在当地所拥有的生活条件决非自己的偶然选择，而是事先的特意安排。他们的孩子们全在名牌外语学堂读书，而其夫人们则都积极从事慈善事务。在他们看来，其职责就是作为在华土地上的俄国代表，在此肩负国家公务，因此，这些人对故乡家园的思念内心是十分平静的。

家境困难一点的人家则全是自愿迁移到这些边疆地区的，为了寻求最好的人生命运，开辟自己的事业或在铁路上工作，好在修铁路需要人的地方很多。而且无论什么人，大家都认为，他们能够回家，返回家园，回到俄国。

十九世纪末期，在华居住的俄国人数并不多。他们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海口、上海、青岛、广州和中国西部的新疆。

根据 1896 年与华签订的联盟条约，俄国政府取得了修建中东

铁路和租赁旅顺港和大连港的机会。随后，为了开垦用作道路修筑地带和“铁路建设地带”驻地，大量的铁路工作人员涌进了中国的东北部。1898年，哈尔滨城市建成了，它成为了俄侨在华独特的文化中心，有时人们把它称为远东的巴黎。

哈尔滨市是根据圣彼得堡提供的设计方案而修建的，为了修建教堂，甚至从俄国专门运来了木材。1917年，在哈尔滨居住的俄国人已有10万之多。这个城市凝聚俄国各种家庭已不下十年。那些出生在俄侨家庭，在松花江河岸边长大，从小就深爱着自己遥远而陌生祖国的孩子们，至今还是如同一家人那样，尽管彼此如今生活在不同大陆。来自俄国的侨民与这里是那样地亲密，哈尔滨象征着这些人的童年与少年，象征着其初恋和深厚的友情，令其至今依然无比向往。难怪，离开哈尔滨很多年以后，诗人叶莲娜·弗拉基（尼克巴哲）会发出痛苦的呼喊：

在遥远的中国国度，

她睁着一对开阔的双眼。

那些散落在天地各方的人啊，

睡梦中常常见到她。

在俄罗斯，如今还一直在出版发行专供“老哈尔滨人”的杂志和报纸，在许多城市也还有“哈尔滨”同乡会，他们经常聚会，在中国的传统新年佳节时聚餐。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这些人至今还保持着密切关系，相互往来，互通彼此消息。这种友情的秘诀在于一种凝聚力，在于对其过去与父辈们事业的眷恋，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所无法理解的。哈尔滨，就是解开这个秘密的一把钥匙。¹

二十世纪初，俄国海上运输贸易发展很快。俄国商人们通过远东有名的大船东米·谢维列夫的商船把中国的食品 and 商品不断运往俄国。主要是各类茶叶和丝绸。

1904-1905 年俄日战争期间，中国城市大街上出现了许多俄国军人。这些人当中有些是负责监管损毁战舰修理的军官，有些是负责为俄国军队供给的商人，还有是在当地野战医院疗伤的伤员。其中一部分人留在了中国，找到了自己称心的工作。

俄国人始终认为哈尔滨要比其他城市好，它一点不像中国城市，在其古老的宗法制和生活习俗上更像是俄国的外省市。除了属于中东铁路的建筑外，这里还修建了许多工厂、民用楼房、政府官邸、教堂、寄宿中学和学堂。² 银行的数量增加很快，其中最大的华俄道胜银行后来成为了俄亚银行。³ 俄国侨民所从事的经营活动范围扩大到了矿业、交通业和森林业。这里还开设了药房，建起了医院、门诊部、疗养院。出版发行报纸、杂志、文学和科学书籍。⁴

俄罗斯文化在此留下了深深印记。在现代哈尔滨人的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听到有人会用俄语讲“妈妈”“爸爸”“面包”“水桶”等。他们的孩子们都喜欢玩俄罗斯的棒球游戏。至今，在哈尔滨还可以买到当地厂家生产的俄罗斯烟熏红肠、“铁铲牌”香烟。而挂着“秋林”著名招牌的商店至今已是中国东北部最大的连锁贸易百货商场。许多哈尔滨啤酒的酷爱者都猜不到，琥珀色的饮料最早是由俄商人赫连尼科夫开的啤酒厂里生产出来的，该厂在沙俄时期就建成了。

俄国人分散居住的第二个城市是上海。⁵ 这是一座港口城市，

那里有英国式和法国式的街道，可以听到各种不同语言，所以许多人把它称为“黄色的巴比伦”。俄国人更喜欢住在法租界的霞飞路。开设商店，销售皮货、首饰，开餐馆、点心店和咖啡厅。这里还办起了俄国人的印刷出版业。1919年，在上海居住的俄国侨民人数达到了1600人。

俄国侨民区平静而安逸的生活被十月革命给打破了。当时，在上流社会的招待会上，在各种聚会和社交场合，人们所谈论的都是有关俄国发生悲剧事件的后果问题，彼此通报各种最新消息，寄希望这一可怕冲突能尽快结束。大家都期待白军能够取胜，好尽快能摆脱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统治。然而事与愿违，随之而来的却是涌入的大批逃难者，先是进入中国东北，后是中国北方和南方。

正如当代研究学者所指出的：“实际上，把1917年至1920年初那些穿过俄国边界涌入中国的人界定为‘逃难者’，就其合理性而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任何疑义，因为他们是在逃离生命死亡、饥饿、贫困和监禁。那时，对俄国逃难者主要群体来说，其祖国所建立的新政治制度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因而把他们变成了大家所公认的具有政治色彩含义上的移民。1921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颁发了关于剥夺这些侨民国籍的法令，并于1924年得到了批准和补充，从此，这些人进入俄国大门被反锁重重地关上了。”⁶

在华的俄国侨民按其成分并不相同，但其主要是中等阶层的代表和军人。其中没有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代表成员，尽管一些拥有爵位的贵族代表人物也被流放到“亚洲”。著名的音乐使神—

—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夏利亚宾、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维尔京斯基，曾从欧洲来到中国举办音乐会。

哈尔滨成为了成百上千颠沛流离的俄国人的避难地。许多人乘夜悄悄地越过了边界，将自己最后的一点钱付给了中国列车员。这些人中有打了败仗并在道义上感到无地自容的高尔察克军队的残余，有被新口号和“博爱和无产阶级幸福”言论所恐吓的边界城市百姓，还有知识分子和年轻士官生，以及那些不愿接受苏维埃新理想的妇幼老少们。报纸上曾这样写道：“……哈尔滨俄国侨民区的组成如今已变得认不出来了。原来一批富裕的铁路员工们如今被一半本地居民给挤了出来，原来一批拥有高工资的边防卫队，一批拿着令人羡慕的国家薪水的俄国侨民区官员，一批战争时代属于后方‘有钱人’的许多官员，如今则被大量饥寒交迫的‘逃难者’给取代了，他们成为了主要‘消费者’，生活拮据，勉强维持生计。”⁷

部分逃难者先从海参崴，后经朝鲜漂洋过海到达了其向往的国家。著名的海军上将斯塔克军舰成了这些逃难者的救星。这些人并非是坐头等舱，而有时是坐底舱甚至甲板过来的，谁也没有想过舒适和安逸。在沉痛地告别故乡之后，每个人只想到一点：如何继续今后的生活？船上大概有三千名俄国乘客。他们当中有军官，也有年轻士官生，有哥萨克人，也有平民百姓。

俄国移民来华的渠道是各种各样的，但他们所见到的新国度却只有一点——那里没人在恭候他们。

上海迎接逃难者到来同样显得冷淡。有钱人家出生的俄国侨民已经成了这里的老住户，他们对街头出现几千衣衫破烂的穷人

感到不满。尽管国际租界代表方还提出抗议，但斯塔克军舰还是让众多的逃难者顺利地上了岸。他们是一群年轻士官生和平民百姓。而其余的人则都留在了船上，许多人因饥饿和疾病而死去，因此市政当局禁止饥寒交迫的人群上岸。这种状态维持了两年。只到 1924 年，当蒋介石的军队靠近上海时，中国当局才想到了船上那几千名已奄奄一息的英勇俄国士兵、哥萨克军人和海员。

那些有幸上岸的人们却再次意识到其生存所面临的恐惧。俄国移民的状况是非常糟糕的。首先，他们不能和中国人在劳力上进行竞争，因为中国劳力有时候工作半小时便可获得一碗米饭和两个铜钱。其次，他们许多人不懂英语。前来援助他们的都是自己人，那些原先躲避这些衣衫褴褛穷人的俄侨，认为这些人让俄国的名字和民族蒙受了耻辱。

沙俄驻上海前任总领事弗·费·克洛斯⁸率领的俄国慈善协会当时也是竭尽全力地忙碌。在其关心下，很多逃难者找到了工作。向大约两万难民分发了救济餐。这些新上海人并非无所事事，而是勤奋地学习外语，珍惜每一份工作。俄国军官和知识分子会为微薄的薪水而去当船上装卸工、守夜人、保镖。比如，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就曾在法国俱乐部当门卫。著名上海史学家、外交官格·休涅别尔克这样写道：“这些年来，无论这些俄国人在上海有多艰难，但大家并未垂头丧气，并未给个人和国家的光荣名字蒙羞。”⁹

流落异乡的年轻士官生们经受了严重的困难。当时的俄国领事馆和妇女慈善会都积极投入到这群士官生的安置中。过了一段时间，这批士官生们被安置在了法租界霞飞路上的独幢楼房里。

除了上课教室，那里还设立了教堂和木工场，定期开课。1923 年和 1924 年这里先后毕业了两届学生。

1923 年 9 月，当人们看见上海港口停泊着悬挂帝俄三色国旗的锈迹斑斑军舰时，整个上海再次震惊。这是弗·列·格列博夫将军¹⁰所率领的分舰队，它由三艘舰只组成，船上有一千名阿穆尔和乌苏里区域的哥萨克人。俄国侨民区势必要涌入一批新的逃难者了。

当时，哈尔滨也发生了针对俄国侨民区的不愉快事件。1924 年签订了有关将中东铁路管理权转交中国与苏联代表行政当局的协定。其中有关保留工作单位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接受中国或者苏联国籍，结果是，许多原中东铁路的俄国人因此而失业了。其最终后果便是：为了寻求更好的人生命运，失业的哈尔滨人开始涌向上海。大概有两千人去了上海。“近半年至一年中，俄国人的地位开始稳固了。俄国人在具有倡议和进取心方面应该给予认可。应该认定其所具有的特殊适应能力。这一切对改善上海的侨民状况引起了反响。尤其在哈尔滨难民安置中心这点尤为被关注。这里还是能继续感到布尔什维克党人对经济生活的施压，这里许多人由于上面协商的新条款尚未抵达而只能滞留甲板上。所有无所事事的人都在寻找出路，而出路只有一个：去上海，”——当时的上海头版新闻这样写道。¹¹

1925 年，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举行了总罢工。城市被封锁了。所有的外国企业，包括发电站都瘫痪了。罢工期间，外国人去找弗·列·格列博夫帮助，而其领导的委员会一下子为上百名需要工作的俄国人找到了就业厂家。罢工给俄国人带来的主要后果是，

他们有机会让别人了解其最优秀的方面。从此，俄国人在各地的工作岗位上担任要职，不只是在上海。

北京教区大主教伊那肯季在一次谈话中说道：“俄国人在中国政府当中当顾问。俄国人在中国军队和行政部门中当助手。俄国教授在中国高校、专业院校上课。我们的工程师在中国许多工厂工作，并在那里担任相应的要职，具有了几支俄国军队。我们大家都应广泛参与到中国的体制中，不是因为恐惧，而是为良心做事。”

12

那些贫困潦倒的其他俄国人开始去掌握新的职业。大家动员起来去学习手艺、贸易。他们不是在异国他乡对祖国的呻吟和思念中虚度时光，而是设法从降临其身上的不幸中摆脱出来。哈尔滨的报纸呼吁：“分离使我们失去了习惯的、美好而珍贵的环境，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难道俄罗斯历史就会因此而消失吗？……对祖国的热爱不仅赋予了大家某种东西，而且同时要求我们承担更多的事情……我们应回到祖国不是以‘张着贪婪的大嘴去饱食蜜粥’的样子，而是以‘挣钱人’、‘小顾主’身份，——如同我们民族形容那些既能为家里攒钱又能向他人支付工钱的人那样……尽管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带着积蓄幸运地回到家园。但是，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应被看作是有用的人，因为我们在中国学到了经验、知识，结交了朋友。”¹³这样的俄国人，尽管背负着灾难、贫穷、疾病和不幸，却仍然如此不屈不挠，继续为自己祖国着想，为能给国家带来利益着想。

无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还是在国外，面对上千名颠沛流离的俄国人谁都无法做到无动于衷。在国际联盟的帮助下，成立了

由凯诺先生率领的俄国难民事务委员会。有关上海俄国难民问题在国际联邦会议上已经讨论了不少一次。其中将俄国难民迁往阿根廷就是所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之一。¹⁴

上海的外国侨民协会也在自己的出版物上讨论这些建议，顺便也提到了各种救助资金问题。比如，1927年的《上海柴拉报》写道：“为了能向俄国难民提供其所必需的资金，让其能在新的国家开始正常生活，上海自己或许能够向未来的国际联盟移民基金会提供些什么。”报纸顺便还提出了有关每年从法租界抽彩里募捐用于难民的资金去向问题。文章在结尾部分热烈地呼吁帮助国际联盟以完成其计划，并向那些来自“战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风暴”的人们提供机会，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走上“自救和自尊的道路”。¹⁵

外国人所聚集的上海对俄国人的需求作出了慷慨而广泛响应。他们举办各种慈善舞会，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为穷人提供免费午餐。大家都特别关心儿童。外国教育机构也出力给予帮助。有很多俄国儿童在法国市政学院里就读或免费读书，或付少量的学费。与现有的教学大纲一样，学院里也有老师教授俄语课程。俄国儿童如学习成绩优异可与法国学生一样得到奖学金。

俄国侨民在上海的生活逐渐走向了正轨。在霞飞路上开出了第一批俄国商铺和店面、餐馆和小吃店。俄国人的生活依然由旧时近卫军军官们继续领导，他们是：D.L.哈尔瓦特将军、M.K.捷利赫斯将军、B.F.格列博夫将军。为了改善侨民们的生活，支离破碎的移民联盟合并起来，制定共同章程，建立起各种侨民团体和协会：社会性的、专业性和军事性的。协会的任务不仅是提

高会员高尚的道德精神，而且给予物质上的帮助。其中要属费·格列波夫率领的“军官联盟”影响最大。

异国他乡十五载

那是一个充满象形文字、龙和恐惧的国度。

多少往事岁月记忆犹新，

难以忘怀的上海军官联盟，

那是昔日俄国默默无闻的一个角落，

……我们要珍惜，就像自古以来、从古至今那样，

军官联盟里的一点一滴让我们大家感到无比珍贵，

故乡的语言在异国他乡露出微笑，

俄罗斯国徽，俄罗斯圣物多么崇高，

那是对祖国、祖传、祖先的赤胆忠心！

亚历山大·巴尔卡乌

慈善机构对年轻一代成长倾注了很大关怀，为了孩子们茁壮成长不遗余力。在上海的俄国侨民区有好几个向移民提供人道帮助的机构。《柴拉报》就此这样写道：“……大批逃难者可以分散为不同党派和团体，他们可以承认或‘不承认’著名的权威，然而，他们只要一谈到救助贫困的俄国侨民时，便无需去查难民履历表，他究竟是尼古拉派，还是基里尔派，他究竟是以前的社会革命党人，还是以前的十月革命党人，大家都会给予这类帮助的。

当俄国慈善协会和‘救助’协会在救助移民阵线上开始协调行动时，我们为此感到了鼓舞。救济应该给予那些年迈老人、儿童和病人。慈善活动应该予以长期监督。为了能让社会力量来帮

助我们贫穷的俄国人，是该考虑自愿纳税的时候了。”¹⁶

在那个年代，“白花协会”对结核病患者开展了广泛的救助活动。结核病在俄国侨民中是最为流行的疾病之一。那些经历了“冰上远征”的人们，由于长时间生活在贫穷饥饿之中，其健康状况明显恶化。在俄国侨民所居住的中国各个城市，每当五月时节，就会举办“白花日”。这一天，志愿者们都会带着捐款箱走上街头，将那些用纸做成的白花赠送给捐款的过往行人。大量的街头募捐，慈善性的抽奖舞会和个人捐款，这一切都是为了救助病人患者的。

慈善团体和协会机构在向病人和无国籍人士提供援助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比如，在上海成立的俄国侨民委员会在收受文件、安置就业、解读民事法律文本问题上提供了帮助。慈善机构得到的善款主要用在了对年迈老人和儿童收容所的维修上，对俄国侨民生老病死的抚恤上。除了俄国侨民委员会以外，还有许多其他机构，它们都把减轻俄国侨民的悲惨命运当作己任，这些机构是：上海俄侨人权与利益保护委员会，俄国慈善协会，俄国东正教团体、医疗互助协会，俄国妇女国际联盟等等。在慈善机构和协会机构的支持帮助下，俄国人经受住了不幸而痛苦的考验。

那时的出版物上常常可看到一些署名文章，上面总是竭力鼓舞俄国人的道德精神，讲述在中国各城市俄同胞们所取得的成就，凝聚和营造俄国难民们团结与共的感觉：“被国内战争这股飓风送到中国的俄国人，全身一无所有，筋疲力尽，没有人身权利，但他们不仅能够挣到生存的钱财，而且能够使自己得到应有的注重，成为开创和创作工作的组成部分。俄国人在中国以及外国企业中常常担任要职，成为中国人的顾问，从事贸易活动。在拥有资金